

# 李白在幽州的“十二时辰”

因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热播，令盛唐时期的长安风貌为观众所熟悉。

其实，在唐代名城中，长安未必是最宜居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中便说：“扬州富庶甲天下，时人称扬一益二。”“扬”即扬州，“益”即益州（今成都），“口碑榜”前两名并无长安。

轻重失当，守城惟艰，终唐之世，长安6次被攻陷，是历代失陷次数最多的首都。

小说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背景设定在天宝十三年（754年），而此前两年，大诗人李白曾到幽州一游，此行目的，至今仍是个谜。

□ 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的唐代城市景象

## 幽州是唐朝边防支撑点

武德元年（618年），控制幽州的隋将罗艺（即《说唐传》中罗成的父亲）投唐，此时中原尚存14个以上的割据政权。可见，幽州是唐王朝起家的重要基础。

贞观十八年（644年），唐太宗征高句丽，第二年四月，在幽州誓师。同年十一月，太宗退兵幽州，为悼念阵亡将士，建悯忠寺，即今法源寺。

唐代幽州呈长方形，北墙在今宣武门大街，南墙在白纸坊西街，东墙在烂漫胡同沿线，西墙在甘石桥沿线。与金中都遗址基本重合。（有学者认为，唐中期有扩建，具体情况未详）

据《太平寰宇记》称：“薊城南北九里，东西七里，开十门。慕容偁铸铜为马，因名铜马门（原称薊门）。”

唐代的里约等于今360米，故当时幽州总面积为8.16平方公里，不足长安的1/10（唐代长安面积为84平方公里），城市西南的1/4是子城，即军队驻扎地。据记载，幽州驻经略军（即边防军）3万人，马5400匹。

幽州是唐朝对东北方向边防的支撑点。

其一，隋代大运河通幽州，此为获取粮草、兵源等补充的最北站。唐太宗说：“幽州以北，（至）辽水二千里，无州县，军行资粮无所取给。”

其二，东北方面多半耕半牧部落，实力更强。唐代几次想将防线北移营州（今辽宁省朝阳市），但武则天时，契丹叛唐，唐军只好撤出营州。开元五年（717年），唐军一度收复营州，可3年后，又被契丹夺走，幽州成了堵住契丹南犯的第一线。

## 李白诗句称幽州为虎穴

752年，李白莫名其妙来到幽州。

李白来的不是时候，此时离安史之乱（755年12月16日爆发）只差3年，据史书中称，安禄山已为此做了多年准备。

这年3月，安禄山发20万兵击契丹，未能成功，引起朝中要员们的猜疑。《新唐书·杨国忠传》载：“安禄山方有宠，总重兵于边，偃蹇不奉法，帝护之，下莫敢言。国忠知终不出己下，又恃内援，独暴发反状，帝疑以位相媚（音如帽，意为嫉妒），不之信。”

对于这场战争，李白在长诗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中，似有影射，如：“十月到幽州，戈鋌若罗星。”

在诗的后半部，李白写下：“桀犬尚吠尧，匈奴笑千秋。中夜四五叹，常为大国忧。”这被认为是最早揭出安禄山野心的诗句。

在去幽州前，李白曾给朋友写了一首《留别于十一兄述裴十三游塞垣》，与前诗对读，显得意味深长，其最后几句是：“且探虎穴向沙漠，鸣鞭走马凌黄河。耻作水别，临歧泪滂沱。”

可见，李白事先已将幽州视为“虎穴”。有学者推测，李白此行可能带有特殊任务。此时他已51岁，被“赐金还山”9年，长期寓居金陵。派他去幽州刺探消息，不会引起安禄山的猜疑。此外，李白名满天下，安禄山亦有意延揽，正可将计就计。

该解释虽无实证，但除此之外，很难解释李白在幽州期间的创作中，为何屡屡暗示安禄山将反。

## 李白因何到幽州悬念重重

李白来幽州，曾被认为是应好友何昌浩之邀（称何于751年秋访李白于河南省叶县石门山，邀其入幕），并称何昌浩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，奉安禄山之命，劝李白入幽州幕。

2005年5月，何昌浩墓碑在河南被发现。根据碑文，何昌浩一生只入过一次幕府，且幕主是宣歙采访使宋若思。宋若思的父亲宋之悌与李白有深交，李白晚年入狱，在宋若思全力营救下得免，此后一度在宋幕中，因此结识了何昌浩。何也曾隐居，与李白志趣相投，李先后给何昌浩写过两首诗。但他们认识时，安史之乱已经爆发。

可见，李白去幽州，与何昌浩无关，也未得安禄山邀请，这就让李白此行更增加了悬念。

## 幽州十二时辰绝不寒酸

李白在幽州究竟待了多久，至今仍是一个谜，从诗中看，他多在河北一带游玩，几乎没提幽州城内状况。

据北宋出使辽朝的使者路振的《乘轺录》中说：“城中凡二十六坊，坊有门楼，大署其额，有闾宾、肃慎、卢龙等坊，并唐时旧坊名也。”

闾宾在今南阿富汗一带，亚历山大东征后，此地长期被希腊人后裔占据。在幽州，闾宾商人和移民竟多至专有一坊；肃慎是东北古老民族，与后来的女真有一定关系；卢龙本是边塞，后代称各民族聚居……唐王朝还将归顺的突厥人、奚人、室韦人、契丹人，内迁到幽州的归顺州（即今顺义区），当时幽州多元文化交相辉映。

多元文化给幽州带来巨大财富。据记

## 幽州最终替代了长安

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曾说：“唐开元、天宝间，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。”所谓“地气”，相当于现代人常说的“政治经济重心”。

唐王朝初期的重心本在长安，但长安以西乏险可守，为确保安全，只能不断向西用兵，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，只能靠在陇右屯田自养，可随着生态环境逐渐恶化，屯田发展空间受限。

史念海先生曾说，唐代呈两翼结构，一翼是关中，一翼是河北，都是国家财税重地。安史之乱后，河北藩镇割据，半壁财税尽失，幸有江南迅速发展，递补上来。

汉唐两代定都长安，因面向中原，有函谷关等天然屏障，且关中平原富饶，足以养民。可随着大量民众迁入关中，加上人口增

当时安禄山一边暗暗扩张军事实力，一边亦重用文人，所谓“内苞凶慝，而外奖廉平，精择能吏”，对“羞作济南生，九十诵古文”的李白有一定吸引力。

几乎可以肯定，李白是从南门进幽州的，因当时南墙外就是通济渠，从江南乘船，可直接到达。通济渠宽度在100米至290米之间，水量少，目前考古发现的船只遗骸，多是载重十几吨的小船。幽州是当时东北物流的中心，杜甫曾写道：“渔阳豪侠地，击鼓吹笙竿。云帆转辽海，粳稻来东吴。”

后因大运河改道，通济渠遂废。

唐代气温较高，北方亦产水稻，幽州粮食主要由密云、延庆和河北怀来供给，人称“据居庸关，绝其粮道路，幽州自困矣”。

载，幽州“城北有市，百物山待（音如至，意为储备）”。安禄山“潜于诸道商胡兴贩，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”。

在北京房山，保留了大量唐代刻石经，其中不少是商业行会赞助的，从中可见幽州纺织业极发达。在唐代，纺织品常被用作货币。开元二十二年（734年），唐廷下令：“自今以后，所有庄宅，以马交易，并先用绢、布、绫、罗、丝、绵等……违者科罪。”

天宝初期，全国“米斗之价钱十三”，可“青、齐间，斗才三钱”，因大运河可送来南方粮食，幽州亦享其利，被称为“关山险峻，川泽流通，据天下之脊，控华夏之防，钜势强形，号称天府”。

可见，李白的“幽州十二时辰”不会比张小敬的“长安十二时辰”寒酸。

值，关中粮食已不足食，又缺乏新的发展空间，只能从南方运粮。从江南到长安，漕粮需过汴河，汴梁因此崛起，但这也成为王朝软肋，一旦此处被切断，唐王朝便灭亡了。

在区域博弈中，幽州的优势与长安的短板，日渐凸显。

有趣的是，最早意识到幽州重要性的是唐代诗人。据统计，《全唐诗》中以幽州为题材的诗歌竟达219首，其中仅有10位幽州本土诗人，且无名气。反而是陈子昂、王维、孟浩然、高适、岑参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等外来诗人佳作频传，幽州成为几代诗人文学想象的焦点，这为“地气”转换提供了可能。

唐代以后，幽州长期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，替代了长安。